

小董太后

小董◎著

我倾听过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哀愁，也时杨业说过：就算你忘了我，我也还记得那时你的笑。
我也曾对大哥说过：大哥的土地我还给大哥，你是忠臣，你为宋，我为民。
但这一世，我无法回头。

上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小裳◎著

小萱太后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一、昏迷

花开学院高一7班的教室里,此时此刻,对所有学生来说,都是值得庆祝的快乐时光。寒假到了,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睡懒觉,不用再为早起而烦恼了。

做了五个月代理班主任的林月,此时正是她解脱的最佳时刻。看着眼前这些令她又气又爱的学生,她脸上现出一丝无奈的笑容,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痛苦的老师了。

寒假,终于放寒假了。

“亲爱的老师,即使是漫长的冬天,我们彼此分离,我也会在心底最深处,为你筑起一座温暖的城堡。在我们分离的日子里,如果你想我,记得随时联系,我的手机永远对你开放。”茅冲站在凳子上,大声对代理班主任林月倾诉衷肠。听完他的话,尽管林月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,可是她还是强装笑颜说道:“茅冲同学,谢谢你这么挂念老师,祝你也有个好假期。新学期再见!”

眼看着最后一名学生茅冲冲出教室,林月收起笑脸。咬咬牙,她心里暗骂道:混小子。

四处打量了下,教室里已经空空如也,林月开始对教室做着最后的检查,如果没什么问题,就可以锁住教室门,打个电话跟老校长汇报下,然后开始自己的轻松假期。

嘴里呼出一口长长的气息,感觉人也轻松了许多,一个书包却在这时映入她的眼帘。

那是种萱的座位。



种萱……种萱！

班长种萱还在办公室帮着我记录期末考试的成绩，我怎么就把她给忘了呢？想到这里，林月拿起那个书包走出教室，将门反锁好，一路往办公室跑去。跑到办公室门口推门而入，就看见种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林月不由笑了笑，走到桌前轻拍种萱的肩膀，喊道：“小萱，小萱。”

“老师！”小萱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应道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让你这么累，快回家去吧。寒假已经开始了，祝你有个好的假期。”看着为了应付期末考试，严重缺觉的种萱，林月有些歉意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接过林月递过来的书包，小萱站起身说道：“老师，bye，开学再见。”

“嗯，开学再见。”

跟林月道别后，小萱走出办公室，向教学楼外走去。

“轰隆。”一声传来，林月看向窗外，外面竟然打起雷来。

迷迷糊糊的小萱走出教学楼的门口，看了眼阴沉沉的天空，心里直喊：有没有搞错？我才刚出来！天空忽然间变得乌黑，似乎恶劣的天气就要来临，小萱看着天空中压得很低的云层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冰雹？雨夹雪？暴雪？”

校门口外停着两辆车，每辆车上面都坐着一个男生，他们都在等着小萱走出校门。

一道闪电，从乌黑的云层中露出旖旎的身姿，像是在寻找什么目标一样，它时不时的在云层中探头露尾。

小萱慢悠悠地向校门口走去，坐在汽车里小萱的同班同学，田野与康炫，也在此时同时下车，互相对视一眼，看向徐徐走向校门的小萱。

一道亮眼的电光，在小萱头顶的云层中闪露出来，看着那道刺眼的光芒，田野与康炫都闭了下眼睛。等到他们再睁开眼睛时，小萱已经倒在学校的地上。

“小萱！”“小萱！”两人同时惊叫。

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回校区，两人同时跑到小萱的身边，同时蹲下，同时去拉扯小萱的身子。

“你给我放手，小萱是我的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”田野叫喊着。

“你给我放手，她是我相中的，我要送她去医院。”康炫也叫喊着。

头疼，头很疼，谁在我耳朵边叫喊个不停？听声音就知道又是他们两个。叹了口气，小萱睁开眼睛，不由一愣。

我这是在哪里？晕，我怎么浮在半空中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身体呢？为什么我看不见自己的身体？我的身体……我的身体，在那两个笨蛋的手里！浮在半空中的小萱，看向地面正在吵嚷的田野与康炫，不由哑然。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灵魂出窍？灵魂出窍……

我？死了？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她正惊讶万分时，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出现在她的身后，她虚无的灵魂，就像是被一支无形的大手抓住一般，无力抵抗，任由其摆弄，然后被丢弃在一片黑暗之中……

“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种萱她怎么了？”从教学楼里跑出的林月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不禁慌张地叫喊道。

“刚才打闪，闪电的距离离她太近，估计她是被吓晕过去了。”田野解释道。

“那还不快送她去医院！这时候是你们争个不休的时候吗？”林月怒道。于是在林月的安排下，小野抱起小萱，飞快地跑向等候在校门口的轿车，与一同坐上车的康炫、林月，将小萱送往她妈妈所在的，离花开学院最近的医院——仁爱医院。

接到消息的萱妈刘露慌得不知所措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？眼见孩子放假了，却在学校被空中的闪电惊吓到昏迷。看着小萱被推进急救室，刘露急得直掉眼泪。

半个多小时的急救后，小萱被推出急救室。

一直等候在门外的萱妈刘露，慌忙擦掉脸上的泪水，问向抢救的大夫：“萱萱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刘医生，”大夫脸色凝重地说道：“跟上次一样，是昏迷。神经系统无反应，萱萱现在的情形，如同植物人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刘露不由哭了起来：“不是说她被闪电吓晕过去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刘医生，你别着急，还记得上次萱萱住院吗？我在想是不是这孩子被吓之后，会出现暂时性的，类似动物冬眠的这种情况。等到冬眠期过去，她就会自己醒来。从仪表上看，她各方面情况都很正常，脑部的神经反应也很



活跃，就是怎么都不醒。这让我想起一个不可能出现在医学方面的术语：封印，她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的。”

听完抢救大夫的话，刘露现出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她呆呆地看着小萱在护士的推动下，进入病房，忙对急救室的大夫点点头，踩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小萱的病房。

“姨！那个大夫说上次萱萱住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心急的田野，看着刘露走进病房后问道。

“上一回，有位大妈将她送到医院，说是她被闪电劈到，”刘露坐在女儿的病床前，看着酷似熟睡的女儿，接着说：“当时医院的大夫们，都认为是那位大妈年纪大，看花了眼，才会那么说。那时萱萱的各项反应都跟现在一样，很正常，怎么看都看不出有被雷电击中的迹象。”

“姨，”康炫瞅着病床上的小萱问道：“那次，她什么时候好的？怎么好起来的？”

刘露一边回想，一边任由泪水从眼里不断地滴落下来。“跟这次一样，就好像是植物人一样，睡得很香甜。什么迹象都没有，就在我和她爸爸都难过得要死的时候，她却像没事一样地醒了，当时她还是在医院顶楼的露台上被发现的。”

“姨，上次她昏迷了多久？”田野皱着眉头问。

“10天，我和她爸爸数着日子过活的，她是在第10天醒来的。”刘露说完，双手捂着脸痛哭了起来。

林月忙走上前安慰道：“刘医生，别担心，小萱一定会没事的。刚才的那位医生不是也这么说了吗？她一定会醒过来的，同学们还在等着她一起回学校上学。”

一边劝着刘露，一边看着班级里喜欢种萱的田野和康炫，婆婆妈妈的林月，将那句不许高中生早恋的话，悄悄地咽回肚里。现在，不是说那种话的场合。

4

小萱，快点醒过来，别把喜欢你的人，孤独地留在这里。

很难过，心情很难过，小萱难过得要哭。

出什么事了，为什么自己会如此难过？眼前这是什么地方？黑洞吗？……这黑漆漆的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哪里？我要回家，我还要去练习歌曲，我要跟大

家一起排练……

小萱在黑漆漆的空间里，一个劲地叫喊着，就听耳边有人喊道：“小姐，快醒醒！小姐，您又做噩梦啦！”

耳边传来一阵呼喊，小萱被人又扯又拽，身体仿佛要被什么撕裂一样，她艰难地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，活得好好的。

感谢老天爷、感谢老妈、感谢老爸、感谢高一7班的老师、同学，我还活着。小萱心里一阵欣慰。原来是做梦，唉！做梦被雷劈，还真是个噩梦。

二、惊愕

小萱坐起身来，握紧拳头正准备伸个懒腰，就看见自己的大拇指指背上有颗黑痣。

我的手怎么会有黑痣？不可能的！小萱立刻将瞳孔放大若干倍，仔细地看着手背。在确信无疑这只手瞬间长出个大黑痣外，她颓废地看了眼四周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把她自己吓了一跳。

自己的床前，此时正站着两位身着少数民族衣服的少女，她们还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屋子的地面上，铺着张虎皮，似乎是张货真价实的老虎皮！再看看，墙的四周挂着各种各样，雕刻得极其精美的手工艺品。自己正坐着的这张床上，铺的竟然也是老虎皮！

这是哪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还有这两个女孩是谁？我手上的黑痣，又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？

小萱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穿着的衣服，这绝对不是汉族的衣服，这是少数民族的内衣吧！

等等！这个身体是我的？低头看着发育极好的胸部，小萱茫然了，这……



我发育得也太快了吧。看看手指指背上的黑痣，又看看丰满的胸部，小萱肯定这个身体绝对不是自己的，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？

“小姐，您饿不饿，要不要奴婢给您弄些吃的来？”

木然地点点头，小萱微笑着说：“你们两个一起去给我弄吃的吧。”

看着两个婢女先是惊讶地互相对视，然后一前一后地走出房间，将门带好，小萱迅速下床，跑到放着铜镜的桌前，对着铜镜仔细端详起来。

没错，这张脸是自己的。不对！这张脸也不是自己的！可是跟自己也太像了！我的天，就算是孪生姐妹也没有这么像吧？这张脸比自己的要胖些，圆鼓鼓的，俗称婴儿肥！瞧这眼睛、眉毛、鼻子，活脱脱的就是自己嘛！估计就算是老妈在，也认不出这个女的和我，究竟谁是她的亲女儿！等等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我还没搞清楚呢？

有办法了，有办法搞清楚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小萱拿起桌子上的发簪，对着自己的胳膊，狠狠扎下了去。

妈呀！疼死我了！鲜血从皮肤上被刺破的小眼里涌流出来，那丝丝疼痛感，让她呲牙咧嘴，直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。疼！疼啊，疼！揉揉眼睛，再次打量了一下屋子，还心有不甘地走到墙壁处，用手摸摸那些挂饰摆设。没错，都是真的，这不是做梦！自己确实是在这个陌生的屋子里，这是哪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回想……回想……回想起自己走出教学楼的门，紧跟着变天了，又是打闪，又是打雷，正准备回家的自己，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的晕倒。

脑海里浮现出自己飘在半空中，看着康炫和田野斗嘴的情形。

那个时候自己浮在半空，现在自己却出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，而且这具身躯也不是自己的。难道说，自己玩完了？不但玩完了，还赶上孟婆放假，没有喝上孟婆汤，就带着残存在脑中的记忆，来到了这个世界？不会的，绝不会是这样的。要真是这样，自己也该是婴儿才对，怎么一下子就这么大。

6

我有我的思想却在用别人的身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用双手狠狠的敲着脑袋，敲了半天，头被敲疼，她也没有想出个什么端倪来。

南无阿弥陀佛！谁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无精打采地走回睡床，小萱琢磨着，现在最要紧的事，莫过于搞清楚这

个身体真正的主人是谁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正想着，门开了，两个婢女推门而入，将手中的饭菜端至桌上放好。

“小姐，吃饭了。”婢女脸上挂笑地叫着她。

好！好歹我也是你们嘴里的小姐，看样子我这身体的主人还是很有身份的。行！暂且借用一下，了解下行情。

“你们两个先过来，我有话问你们。”小萱说道。

看着两个婢女走到自己身前，小萱说道：“我刚才不是做噩梦了吗，我梦见你们对我不好，对我那叫个没良心哟。”小萱边说边变脸，那张脸变得那叫个酸，就差再掉下几滴眼泪，来证明梦中受到的委屈了。

两个婢女一听，慌忙跪下回答道：“怎么会，三小姐这是说的什么话，奴婢怎么敢对小姐无情无义。”

三小姐？感情我上面还有两个主！

“哦！真的？唉，我还是不信！在梦里，你们拉着脸问我：你这小丫头从哪里来的？居住在哪里？家中又有些什么人？”小萱装出颤惊惊的样子，接着说：“那样子，就好像从来没见过我，不认识我一样，就连咱们家什么情况都不知晓，还要我仔细说清楚。好像这世上，从来没有我这么个人一样。”

“我就说这次三小姐不该到这南京来的，小姐您偏要来！您瞧瞧，这一来，韩德让还没有看到，您自己到先做起噩梦来了。”

南京！南京！她说的是南京……为什么我会跑到南京来，这么远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去！小萱的脸当即拉了下来。韩德让！他又是谁？这个身体的主人，干嘛要来找这个韩德让？

看着小萱拉长的脸，床前跪着的两个婢女都是暗暗心惊。都怪自己多嘴，不会说话，惹到三小姐生气了。

“三小姐，您别气。不就是个梦吗？小姐一定是这几日车马劳顿，挂念的又太多，才会做此噩梦的。我们两个，怎么会连咱自家的事情都不清楚了？咱家老爷叫萧思温，是太宗皇帝的驸马，现入朝为官。夫人是燕国公主，叫耶律吕不古。咱们萧家在大辽，可是名门望族。小姐有两个姐姐，大姐萧胡辇，咱家老爷与王爷耶律贤，关系走得近，有意将大小姐许配给王爷，正筹备着给大小姐结亲事呢。二姐萧言干，许配给了赵王喜隐。二姑爷因谋反被下在狱中，二小姐也遭软禁，被令不得私出府邸。因此咱们大老爷平日里总



是忧心忡忡的。三小姐您的芳名是萧绰，乳名叫做燕燕，取的那可是咱们夫人的封号，燕国公主的燕字，可见老爷、夫人对您何等疼爱。要不这次，老爷也不会准许您来南京的。”

听着这丫头的話，小萱感觉脑海中一片空白，眼前一黑，差点从床上栽倒在地上。两个丫头慌忙靠过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您瞧瞧，这可不就是累了。昨夜里您呼吸急促，奴婢要去找大夫，您偏不准，这会您脸色极差，一定要叫个大夫来看看才好。”

“不用！”小萱深呼吸了下，重新缕了下头绪。

这丫头说的话，她不能不信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身体不是她自己的，说什么她也不会相信丫头说的这些话。可是她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知道，这个身体不是她自己的！她的灵魂、思想，此刻正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肉体里。仅仅这一点，她就不得不信这个婢女说的话。

这丫头说昨晚这位三小姐呼吸急促……难道是挂了？我却倒霉又莫名其妙地，被抓来硬塞进她的身体？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谁这么厉害？灵魂都能塞来塞去的！对了，甭管是谁，都该放亮眼睛才对，她一个南京的挂了，抓我一个北京的充数，这么老远，图个什么嘛！小萱脑子里，开始无限地幻想起来，她寻思着各种可能性的发生。等等，她似乎又想起来了什么！为了应付历史考试，咱背过那个辽代的一些资料。辽时的南京，不就是现代的北京嘛！北京！我还在北京！天哪……我说这个萧绰，谁来顶替你不行，偏来找我！你知不知道，你毁了一个多有发展前途的优秀人物！唉！

这里是辽！这个萧绰的老爸是大辽重臣，什么驸马，她老妈还是个什么公主。看样子，这家人非官即贵。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，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。

“韩德让是谁？”小萱忽地问出一句。

两个婢女互相对视一眼，然后说道：“小姐，您还是对我们不放心呀。韩德让不就是您的未婚夫吗？这次您从上京来到南京，不就是为了与他一见。”

感情这个韩德让，是这位萧三姑娘的丈夫！她难耐相思，所以从别的地方，跑到这现在的北京，来会她的未婚夫，而我也在这时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，成了她的替身！

“我们关系很好？”小萱又问。

她要知道“自己”与韩德让的亲密程度，既然是来会情郎的，那“自己”也该有个心理准备，也好在遇到这个韩德让的时候，知道该怎么个说话，怎么个态度。

“呵呵”，两个丫头捂着嘴轻笑，然后说道：“小姐与那个韩德让，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。不过小姐心里敬重他能文能武，经常说要是咱家老爷有他一半的才干，也不会无所作为了。”

听丫头这么一说，小萱心里暗道，只怕这个小姐平时脾气好得很，跟丫头们什么都说，所以这两个丫头才会无所顾忌的，说着这种话。

“老……爹，他一个大辽重臣，怎么会无所作为，没有作为怎当得了大官？”小萱将话到嘴边的老爸的爸字，生生咽回肚里，说出自己的疑惑。

丫头们压低嗓门，笑着说道：“小姐，您不是常埋怨老爷，说他是白看了那么多年的书，到头来什么用都没有，是个长败将军。不及那韩德让文武兼备，智勇双全！”

什么！萧三姑娘，感情你老爹是个长败将军，上不了战场！亏我刚才还想你爹会不会是个英雄呢！小萱暗自寻思，就见丫头又笑道：“您不是还说，要不是当年周朝的皇帝柴荣在打仗时，身染重病退兵，咱们老爷还拣不着什么便宜呢。好歹因为那场仗，咱们老爷也算是打赢了一场。”

三、情郎



哈哈哈哈！小萱肚子里直乐，感情这个萧三姑娘的爹，打的唯一一场胜仗，是因为人家那个周世宗柴荣生病撤军，不跟他打了。哎呦！笑死！等等，周世宗柴荣，那不是汉人的后周皇帝吗？记得他曾说过，如果他能有三十年

的江山，就用十年开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让天下人都太平，这样他就满足了！自己对他虽然不了解，就冲他这番话语，也猜得出他是个不错的皇帝。

萧思温，你是个好人！还是你有远见，打什么仗嘛。我种萱知道你是个和平主义爱好者，不忍天下生灵涂炭，所以宁做长败也不赢一场，你是好样的！想到萧三姑娘的爹，对手竟是汉人，对汉作战，屡屡皆输，小萱立刻对这位萧三姑娘的老爹有了些好感。

搞清楚后，原来萧三姑娘是敬仰那个什么韩德让，所以来这里见他。那个韩德让文武兼备、智勇双全，她是喜欢、钦佩他这一点。这萧绰也是，她的老父母那么喜欢她，她却嘲笑自己的亲爹是长败将军，还特地跑到北京来见她的未来丈夫。她太不孝顺了，眼里全没有爹娘，只有个意中人，一定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把我弄到她的身体里，教训她，来替她尽孝道的。

萧绰，说不准我了结了你和韩德让之间的姻缘，让你们成不了亲，老天爷就会送我回现代了，小萱心里暗自琢磨着。长长地吐出口气，她又开始寻思着下一步的行动，就听耳边传来婢女的声音：“小姐，先穿好衣服，吃饭吧！”

点点头，小萱站起身来，这个身子虽然不是自己的，但是怎么着也不能虐待了，万一她饿死了，我可怎么办？那时候我岂不成了孤魂野鬼？在回现代之前，绝不能亏待了这个身子。想到这里，小萱任由那两个丫头摆弄着“她”的身体，为她穿上衣服。

“小姐我今年芳龄多大？”小萱有气无力地问。

两个婢女闻言一愣，答道：“小姐二八芳龄。”

二八？二八在古代是多少岁呀？二八等于十六，十六！我今年正好十六岁！无量寿佛，这么巧！

穿完衣服，打扮妥当，小萱来到镜前一照，不由眼睛一亮。真漂亮！白色的绒帽上垂下两条白色的长尾巴在脸的两侧，嗯，很好，是个美人胚子！算了，我认了，穿啥衣服都行。好歹这身子不是自己的，自己也没权利，不让人家穿自己民族的衣服不是吗。

坐在桌前，看着桌子上的饭菜，小萱有点眼晕。到底是少数民族，就是不一样，菜多以肉类为主。怎么吃？没食欲！算了，我先出去遛遛弯，侦查下

周围情况好了。

“我出去转转，你们就留在家里，不用跟着我。”小萱对两个婢女说着，说完走到门口，打开了门。阳光尽数洒在她的身上，将头戴白色貂皮帽，身穿白色衣衫，领系白色狐尾的小萱映照得浑身发光，犹如天仙下凡。

走出门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小萱的心情却黯淡了下来。怎么办？靠自己吗？那我怎么活？虽然我有伟大的抱负，远大的理想，可是我还小，才16岁，这个工作也太艰巨了。这儿也不是咱熟悉的年代，算了，我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回北京去，那才是真的！

老天爷，我恨你！我招你惹你了，一天到晚竟折腾我！亏得我意志坚强，要不，早抹脖子了。

从府里的下人手里接过马缰，小萱被扶上了一匹小红马，牵出了府门。马儿哎，你可要慢慢走，我可不会骑马。乖！小萱坐在马背上，正思量着该往哪里走，那马就好像是有人牵引一般，撒腿就跑。

小萱见这小马撒开蹄子，一个劲地奔跑，被吓得不知所措，生怕自己会被颠下马背。正欲做些什么急救措施，竟发现这身体与奔跑的马儿配合得相当默契，骑得很是稳健。明白了，这就是人体正常的条件反射吧，这萧绰估计是个骑马的好手，所以尽管现在身体已经物是人非，可是原本的正常反应，却还是保留在体内，此刻被激发出来，才会如此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小萱放心了，她睁大双眼欣赏着沿途的风景。

小马儿很有灵性，跑得飞快，步履却异常平稳。小萱在它一阵狂跑下，被带到了一片绿草融融的地方。看着小马停住蹄子，她才打量起四周。

这儿竟没有一个人影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小萱看着胯下的坐骑，心里直叫：你的主人经常来这吗？吐了口气，怕小马再跑，不知道还会把她带去什么地方，小萱小心翼翼地下了马。

用手轻轻摸着小红马脖颈，小萱说道：“乖，小马儿乖，你没把我颠下马就是好马。随便给你起个名字太对不起你，从今开始就叫你阿赤。”小萱实在是想不起来马有什么名字，恍惚间想到了三国时的名马赤兔，据说那匹马忠于故主绝食而死，当真是匹难得的好马。嗯，就取个赤兔的赤字吧。

那马儿似乎听懂了，竟然激动得扬起前蹄，不住嘶鸣，满地撒欢。

“天！瞧把你激动的。”小萱喃喃道：“想不到，我给马取得名字竟然这么



受欢迎。”摇摇头，小萱对着撒欢的小马喊道：“阿赤，你去找青草吃吧。”那小马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径自走到一旁吃起草来。

“神奇！”小萱看着吃草的小马傻傻地说道，环顾了下四周，她盘腿坐在青草地上。

“哼哼！”清了清喉咙，小萱抬头看向万里无云的天空。

“老天爷，你也太不厚道了，干嘛把我弄到这莫名其妙的地方？在现代，好歹我也是吃香的、喝辣的，把我弄到这里算什么事？我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，你就这么忍心看我受苦受难？拜托，老天爷也要讲厚道的嘛，你是不是找错了对象？拜托你，发发慈悲，快送我回去成不成？”

抬头看着天空，没有打雷，没有闪电，蔚蓝如洗，什么奇迹都没有发生。这，太让人气愤了！

“老天爷，你倒是说话！”小萱抬头对着天空狂喊。

身后传来马嘶声，估计那匹小红马又撒欢了！小萱回头看去，不是小红马，一个男人正骑在马上，纳闷的用眼睛看看自己，又斜眼看看天空。

骑马的男人面色秀气白净，小萱眼瞅着他，寻思道：要不是这家伙岁数稍大了点，真可以考虑在这陌生的环境下，跟他攀个亲事结个婆家，也好让萧绰与韩德让的那门亲事，化为泡影。

“来者何人，报上名来。”小萱从地上站起身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问向马上的男子。

马上男子闻言一愣，寻思了下说道：“在下韩德让，敢问姑娘大名？”

呀哈！这么巧！他就是那个什么韩德让？我就说那匹小马闲得没事，不往别处跑，偏跑到这里，感情是来会情郎的！罢了罢了，萧绰，遇到我种萱算你倒霉，就算你肯要这个男人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一看他就比我大了十岁都不止，真不知道你是看上他哪一点。这种男人一般见女人就爱，没个真心实意的，和你结亲，估计就是贪图你长的漂亮，家境殷实。萧绰，我种萱可是为你好，不让你这朵鲜花乱插，你要感谢我才对。

12

小萱假装自己不知道这韩德让是何许人，回道：“姑娘的大名叫萧绰。”报完姓名，毕竟心里有鬼，索性走人。便扯着嗓门冲自己的小马喊道：“阿赤，过来。”

不远处正吃草的小马，似乎听懂了她的话，踢踏踢踏地跑了过来。

抓住缰绳，小萱正欲上马，就听那男人喊道：“燕燕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
糟糕，他喊我了！继续装下去！

“有事吗？”小萱回头看着韩德让笑道，那脸笑得比花还要鲜艳、还更甜美。

男人皱皱眉，叹口气说道：“不是你约我来这里的吗？”

萧绰！还真是你干的好事！

看着韩德让，小萱转转眼珠子，说道：“我忘了约你来有什么事了，等以后想起来再说。”

韩德让心里一阵落寞，看着小萱，本欲下马，与她长谈一番，耳边忽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。

四、狩猎

韩德让脸色骤变，看着小萱喝道：“快上马。”

有没有搞错？还没过门，你就敢对我这么横！萧绰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找的男人！小萱心里一阵嘀咕。

“快上马！”韩德让急叫道。

见他神情极为严峻，边叫边看向远处，小萱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。想想自己原本也是打算离开这里的，索性爬上马背。就听韩德让喊道：“跟着我，快跑！”说完，他放马向前冲去，回过头看小萱和马还都站在原地未动，不由急道：“快走啊！”

见他这么紧张，小萱心里也跟着惊慌起来，忙对跨下的小马喊道：“阿赤，快，跟着他走。”小马听到小萱的话，跟在韩德让马后跑了起来。

耳边传来风的呼啸声，他这是要带自己去哪里？



马儿一阵子狂跑，跑到一片高山耸立之地。韩德让查看了下四周，找了个细长的狭缝之处停下，纵身下马，对身后跟过来的小萱喊道：“快下马，跟我来。”

小萱看那韩德让下马后，将他的坐骑牵到狭缝处，赶了进去。那狭缝似乎很长，马儿竟能将整个身子都隐藏在里面。正自好奇，就见韩德让跑了过来，对自己怒道：“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话音刚落，一把将自己从马上扯下来，拉着自己就往狭缝处走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小萱发怒了。

放开小萱，韩德让喝道：“你听不到声音吗？这么奇怪的声音，似乎有很多人和马匹往这边来。甭管那究竟是什么声音，我们两个人，形势孤单，自然要先躲起来再说。”

小萱哑然，她听不到什么声音。看着他严肃又认真的表情，似乎不是在开玩笑，小萱忙牵着自己的小马，走进狭缝。

这狭缝外面看去虽细长，里面却宽大如洞。

脑子里想着韩德让的话，声音！哪来的声音？我怎么就听不到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只怕是这个韩德让，使什么花招耍我！想到这，小萱就要发火，耳边却听到一阵闷隆隆，好似打雷的声音传来。那声音由远至近，越来越响，小萱不禁害怕起来。

将两匹马安顿好的韩德让走过来，神情严肃地对小萱说：“听这声音只怕是陛下出来狩猎。一会要是不小心被陛下看见我们，问起什么，你要记住我们两个是自幼订过亲事的，很久都没见过面，所有相约一起到这里玩耍来的。”

韩德让说完一把将小萱搂在怀里，紧贴着狭缝的墙壁。

我没听错吧，他说的是陛下。陛下就是皇帝没错吧！皇帝来了？来这里的是哪个皇帝？小萱脑海里不住地翻腾着。

“陛下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干嘛要躲着他？”小萱倚在韩德让怀里悄声问道。

韩德让看着怀里的美人锁紧眉头，忙俯在她耳边说道：“这样的声势，定是咱们辽王耶律璟出来狩猎无疑。陛下你虽没有见过，他的脾气性格你该听说过，他最喜欢睡觉、喝酒、狩猎。而且……他非常嗜杀。”

听到韩德让说的最后两个字,和越来越近的轰隆声,小萱不禁又问道:
“他嗜杀,杀的是动物还是……”

“都杀,只要他看不顺眼的,不喜欢的,不管是什么,他都杀!”韩德让的话语里透着一丝凉意。

闻言,小萱不再言语。

“啊!”“啊!”的惨叫声,渐渐传进洞来。

叫声很是凄惨,小萱听到后,身子不由打了几个冷战。

感觉到她在自己的怀里发抖,韩德让有点心疼,忙又在她的耳边说道:
“别怕,你爹应该也会陪在大王身边。你爹很受大王看重,就算咱们真的被大王发现,看在你爹的面子上,也不至于太为难咱们。”小萱闻言点了点头。

声音越来越近,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小萱睁大双眼,从狭缝中看出去,一个个身着褴褛衣装的人相继中箭倒下,没有立即死去的,都被随后跟上来马蹄一阵践踏,惨叫连连,再不见动弹。小萱扭转身子,将头贴在韩德让怀里,浑身发抖,不忍心再看下去。

“他们犯了什么罪?为什么要杀死他们?”小萱抬头看着韩德让问道。

狭缝外形势危险,本不愿再和怀里的这个小女人继续罗嗦,可是韩德让看见了她抬头看向自己的双眼里,竟泛着隐隐的泪光。

“他们没有罪,他们是猎物。动物不够,就拿奴隶来补充。”

看着怀里的她低下头,双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胳膊,自己的胳膊被她捏的生疼。韩德让皱着眉忍住胳膊上传来的阵阵痛楚,仔细打量着小萱。

“哈哈哈哈哈,把他们的胆给我取出来。”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进来。

小萱闻听是女人的声音,不禁好奇,忙探头看向外面。一个脸上画得花
花绿绿的女人,正仰天大笑,扭动着腰肢。心里格外恐慌,小萱猛回头,将脑袋再次扎入面前的韩德让怀里不敢抬头。

“她是陛下的妻子?”小萱害怕,问话的声音微微颤抖着。

“不是,是女巫肖古。”

“她要做什么?”

“取男人胆给大王做长寿药。”韩德让轻声回答,说完还时不时地看看那两匹马。但愿老天保佑,这两匹马不要在这时候出什么乱子才好。

“啊!”一声惨叫在两人耳边响起。

